

三阶教写本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西本照真¹ 著 刘宏梅² 译

(1. 武藏野大学, 东京都武藏野市, 180-0014

2.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20)

中图分类号: B946.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2011)04-0161-10

序 言

20 世纪初敦煌写本的发现, 使中亚到东亚的佛教史研究有了飞跃性的发展。矢吹庆辉博士对三阶教研究功不可没, 他对数量可观的敦煌写本内容一一考查, 从中找出了大量三阶教文献, 现今已知的三阶教文献近半数都是他发现的。他在 1927 年出版的《三阶教之研究》即使在今天也是作为中国佛教研究者案头必备的不朽名著。之后, 一些研究者陆续发现若干他所遗漏的三阶教写本, 使三阶教写本的研究在数十年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文列举出已发现的三阶教写本, 揭示当前研究现状, 同时, 尝试指出若干关于今后研究的课题。^①

一、现存的三阶教写本

1、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本

收稿日期: 2011-03-01

作者简介: 西本照真(1962-), 男, 日本广岛县人。副教授, 主要从事佛教学、中国思想研究。

译者简介: 刘宏梅(1982-), 女, 甘肃酒泉人。2010 级硕士研究生。

^① 关于三阶教整体的研究史, 详细记述的有: 西本照真《三阶教》, 《中国佛教研究入门》, 东京: 大藏出版, 2006 年; 西本照真《三阶教文献综述》, 《藏外佛教文献》第 9 辑,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年, 按照研究年代为序介绍现存三阶教写本的全貌, 本文则介绍写本的所藏地, 每个写本的具体情况用注记表示。

- (1)、S. 59 等 (矢吹第4残卷:《七阶佛名经》(S. 59 尾题)①)
 (2)、S. 190 (矢吹第8残卷:《无尽藏法略说》②)
 (3)、S. 212 (矢吹第5残卷:《信行口集真如实观》
 (4)、S. 721v (矢吹第9残卷:《大乘法界无尽藏法释》(拟题)③)
 (5)、S. 832 (矢吹第2残卷:《人集录于十二部经修多罗内验出对根起行法》1

卷

- (6)、S. 1004 《佛性观》(拟题)④
 (7)、S. 1315 (矢吹第11残卷:《制法》1卷⑤)
 (8)、S. 2137 (矢吹第7残卷:《大乘无尽藏法》⑥)
 (9)、S. 2423 (矢吹第14残卷:《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
 (10)、S. 2446 (矢吹第1残卷:《人集录于十二部经修多罗内验出对根起行法》1

卷

- (11)、S. 2684 (矢吹第3残卷:《三阶佛法》卷2(拟题)
 (12)、S. 3962 (矢吹第13残卷:《明恶法》(拟题)⑦)
 (13)、S. 4658 (矢吹第10残卷:《如来身藏论》1卷
 (14)、S. 5668 (矢吹第6残卷:《第三阶佛法广释》(拟题)⑧)

① 矢吹把类似七阶佛名的诸写本如 S. 59、S. 236、S. 320、S. 832、S. 1306、S. 2059、S. 2360、S. 2684 等归纳,称为第4残卷,见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27年,第534页。同类的写本如伯希和本等保存数量很多,但本稿只是介绍矢吹归纳的第4残卷。也包含伯希和本、北京本等七阶佛名的研究,详细记述的有广川尧敏《关于敦煌出土七阶佛名经》,《宗教研究》第251号,1982年。据广川记述,与《七阶佛名经》的三阶教行仪文相关的敦煌写本有127处。最近与之关联的研究,参照汪娟《敦煌礼忏文研究》,《中华佛学研究所论丛18》,台湾:法鼓文化,1998年;宫井里佳《试论善导净土教的成立——以〈往生礼赞〉》为主,荒牧典俊编著《北朝隋唐中国佛教思想史》,京都:法藏馆,2000年。

② Jamie Hubbard, *Absolute Delusion, Perfect Buddhahoo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Heres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pp. 258–263, 有英译。

③ Jamie Hubbard, *Absolute Delusion, Perfect Buddhahoo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Heresy*, pp. 264–288, 有英译。

④ 西本照真《三阶教的研究》,东京:春秋社,1998年,第219页。

⑤ 西本照真《三阶教的研究》,第190页。与 P. 2849R1《制法》1卷的比较,明确了矢吹《失题》的写本是《制法》1卷的一部分。

⑥ 矢吹给这件首尾残缺的写本拟题《信行遗文》,在方广锬《〈大藏无尽藏法〉题解、录文》,《藏外佛教文献》第4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年,介绍的 S. 9139 尾题《大乘无尽藏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定。

⑦ 西本照真《三阶教写本研究现况——以新资料的介绍为主》,《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52卷1号,2003年,第19–20页。S. 3962(矢吹第13残卷)、P. 3413V(矢吹第17残卷)、P. 3347、P. 3987这4件写本本来是同一写本,顺序可能是 S. 3962→……→P. 3413V→……→P. 3347→P. 3987,这是现在笔者的假说。

⑧ 西本照真《三阶教的研究》,第206页。矢吹虽然是用正反三页纸片构成第6残卷,实际上这个残卷是由新加上的8页共计11页纸片构成。另外,明确了 S. 6344 是同一写本其他部分的一页。矢吹在3页内容的基础上把第6残卷拟作《普法四佛》,而11页整体的内容是第三阶佛法整体的内容,所以定名为《第三阶佛法广释》。北8725R也是同一文献的写本。Jamie Hubbard, *Absolute Delusion, Perfect Buddhahoo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Heresy*, pp. 248–256. 有《普法四佛》的英译。

(15)、S. 5841 (矢吹第12残卷:《人集录于十二部经修多罗内验出对根起行法》1卷^①)

(16)、S. 6344 《第三阶佛法广释》(拟题)^②

(17)、S. 7450B. 2 《制法》1卷^③

(18)、S. 9139 《大乘无尽藏法》^④

2、巴黎国立图书馆藏伯希和本

(1)、P. 2059 (矢吹第15残卷:《三阶佛法》卷3)

(2)、P. 2115R 《穷诈辨惑论》卷下^⑤

(3)、P. 2268 《三阶观法略释》(拟题)^⑥

(4)、P. 2283 《发菩提心法》(拟题)^⑦

(5)、P. 2412R1 (矢吹第16残卷:《三阶佛法密记》卷上)

(6)、P. 2412R2 (矢吹第18残卷:《人集录都目》)

(7)、P. 255Q 《三阶某禅师行状始末》(拟题)^⑧

(8)、P. 2849R1: 《制法》1卷^⑨

(9)、P. 2849R2 《乞食法》(拟题)^⑩

(10)、P. 2849R3 《受八戒法》^⑪

-
- ① 西本照真《三阶教的研究》，第173页。翻刻480页。明确了矢吹定名《失题》的写本是《对根起行法》的一部分，是S. 2446之前的部分（两写本拼接，残破处一致）。
- ② 西本照真《三阶教的研究》，第213页。
- ③ 方广钊《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斯8400）》，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
- ④ 方广钊《〈大藏无尽藏法〉题解、录文》。
- ⑤ J. Gernet,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volume I (Nos. 2001-2500),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 1970, pp. 76-77.
- ⑥ 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60页。J. Gernet,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p. 172. 笔者推断J. Gernet的目录是否是《三阶佛法密记》的一部分，与残存的《三阶佛法密记》卷上（P. 2412R1）论述的风格明显不同。基于写本的内容附上拟题。参照西本照真《三阶教的研究》，第216页；西本照真《关于三阶教的观法》，《大仓山论集》第44辑，1999年。
- ⑦ J. Gernet,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p. 180. 笔者推断可能不是《三阶佛法密记》的一部分，因为与残存的《三阶佛法密记》卷上（P. 2412R1）论述的风格明显不同。基于写本的内容附上拟题。参照西本照真《三阶教的研究》，第198页。
- ⑧ 大谷胜真《关于三阶某禅师行状始末》，《京城帝国大学文学会论纂》第7辑，东京：岩波书店，1938年，有翻刻和研究。近年的研究有M. E. Lewis,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hree Stages Sect: Apocrypha as a Political Issue”,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 ⑨ 西本照真《三阶教的研究》，第190、408页。
- ⑩ 西本照真《三阶教的研究》，第196页。
- ⑪ 里道德雄《从敦煌文献中看关于八关斋关系文书》，《东洋大学大学院纪要》（文学研究科）19卷，东京：东洋大学大学院，1983年。西本照真《三阶教的研究》，第197、459页。

- (11)、P. 3035 《麻禅师行状》、《诸经要集》(拟题)^①
 (12)、P. 3202 (矢吹第19残卷):《龙录内无名经论律》
 (13)、P. 3374: 首尾残缺、残卷^②
 (14)、P. 3413V (矢吹第17残卷): 首尾残缺、残卷^③
 (15)、P. 3987: 首尾残缺、残卷^④

3、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本

- (1)、北8386 《佛性观修善法》^⑤
 (2)、北8706 《人集录依诸大乘经中略发愿法》^⑥
 (3)、北8725R 《第三阶佛法广释》(拟题)^⑦
 (4)、北新351: 《头陀乞食法》1卷(拟题)^⑧

① 西本照真《三阶教写本研究现况——以新资料的介绍为主》，第19页。P. 3035是在很厚的4页纸，正反用小字书写的写本。首先，第1页的正(33行)反(33行)和第2页的正(6行)，共71行书写的是《麻禅师行状》(首题)。从“逐离寺观，别立禅亭，即舍绵帛，唯衣麻布，六时礼拜，一食长斋，行道坐禅”，“归依修善忍恶，先人后己，持盂乞食，永绝贪心”等麻禅师的行为，“略明造作讲说损益凡夫当持行行出生死事”，“生盲凡夫”，“邪见凡夫执相迷烦恼重病”等表现来看笔者推测麻禅师可能是三阶教僧。与P. 2550《三阶某禅师行状始末》一样都可以说是了解三阶教僧行为的珍贵资料。还有，第3页的正(31行)反(34行)、第4页的正(30行)共95行附加经典的引用和与之对应的简略注释。从散见的语言“邪见凡夫”、“归依一体佛性真如”、“维摩经八法”、“法华经不轻菩萨”、“三十五佛”、“五十三佛”、“二十五佛”等来看，很大的可能是三阶教徒所作的《诸经要集》。

② 参照西本照真《三阶教写本研究现况——以新资料的介绍为主》。

③ 参照西本照真《三阶教写本研究现况——以新资料的介绍为主》。

④ 参照西本照真《三阶教写本研究现况——以新资料的介绍为主》。

⑤ 参照西本照真《三阶教的研究》，第221页；西本照真《〈佛性观修善法〉的基础性研究》，木村清孝博士还历纪念论集《东亚佛教的形成与发展》，东京：春秋社，2002年。翻刻与解题参照西本照真《佛性观修善法》(题解与录文，《藏外佛教文献》第9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⑥ 44行，首尾残缺，残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第547页)中有《宝积部残佛经》，与北8422《人集录依诸大乘经中略发愿法》是同一部三阶教文献的一部分，10愿中残存第2愿最后到第5愿的中间。经录中《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15(大正55.475a)能看到《略发愿法》1卷的名，《开元释教录》卷18(大正55.678c)记载《明诸经中发愿法》1卷与《略发愿法》1卷的2种发愿法的名，这件写本的文献被认为是相当于《略发愿法》1卷。参照西本照真《关于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三阶教写本》，朝枝善照博士还历纪念论文集《佛教与人间社会的研究》，京都：永田文昌堂，2004年。

⑦ 西本照真《三阶教的研究》，第213页。

⑧ 西本照真《关于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三阶教写本》。北京图书馆敦煌资料室的卡片上，正面记载“北朝写本，依解一切……是诸喜奉，10纸，289行”，背面列举了抄录的经典名，包括《增一阿含经入道品》。笔者推定是抄写关于三阶教头陀乞食文献的写本，抄写年代约在7世纪以后。笔者认为在列举《开元释教录》卷第18、三阶教文献中的《头陀乞食法》1卷，备注中《依诸经论略抄出头陀乞食法》(大正55.678d)、《人集录都目》1卷(P. 2412R2)的《依经律论略抄出头陀乞食法》1卷(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别篇，东京：岩波书店，1927年，第223页。)可能是抄写于这件写本的文献。

(5)、北新 773V: 《恶观》1 卷的摘抄^①

(6)、北新 1002 《佛性问答》(拟题)(含《佛性观修善法》)^②

(7)、北新 1254、1255 《息诤论》^③

4、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本

(1)、Дх. 92 《恶观》1 卷^④

(2)、Дх. 1813 《人集录于十二部经修多罗内验出对根起行法》1 卷^⑤

(3)、Дх. 1883: 首尾残缺、残卷^⑥

(4)、Дх. 5301: 首尾残缺、残卷^⑦

(5)、Дх. 10425 《明诸大乘修多罗内世间出世间两阶人发菩提心同异法》注释书^⑧

5、其他敦煌写本

(1)、龙谷大学藏本

- ① 西本照真《关于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三阶教写本》。北京图书馆敦煌资料室的卡片上记载“写本，第三十得——光明彼岸，小字行密，5 纸，290 行，背写‘恶观一卷’21 行，一轴”。背面第 1 行有“恶观一卷内说云”，从第 2 行的开头“六部经说最多颠倒者、于内有五种不能救得众生”到最后第 22 行，引用六部经说最多颠倒处的全文。以前，所谓《恶观》这一文献，仅仅保存了包含标题 24 个文字的写本 Дх. 92，但根据这一写本可以推断《恶观》1 卷的大致内容。试比较《恶观》1 卷引用部分与《对根起行法》认恶处的“六部经说最多颠倒”的部分内容，虽能看到表现上多少有差异，但内容上正好对应。表现出《恶观》与《对根起行法》的密切关系。有的专家认为有可能为区别《对根起行法》的认恶而让《恶观》流传，解释观恶的观法文献，还保存其他几件文献，所以需要今后进一步详细地比较研究。
- ② 由方广钊指出是三阶教文献，发表于业露华《〈佛性问答〉(拟)题解、录文》，《藏外佛教文献》第 4 辑。
- ③ 题解、录文见方广钊《〈息诤论〉题解、录文》，《藏外佛教文献》第 1 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年。
- ④ 西本照真《三阶教的研究》，第 225 页。
- ⑤ 12 行、96 文字、残卷。写本后半部缺失。与《对根起行法》的残卷写本 S. 5841 相比，不仅字体相近，各行的文字数也是 16 字，或 17 字，正好一致，是极其相近的系统写本。西本照真《三阶教写本研究现状——以新资料的介绍为主》，第 16 页。
- ⑥ 从 5 行 16 字的残卷(“即舍有……倒成性……第二段明……乘众生学……得知……”。“第二段明”，“乘众生学”等表现，及其与 S. 5841 的字体很相似来看，笔者推测是同一写本，或是在 Дх. 1813 之前的《人集录于十二部经修多罗内验出对根起行法》1 卷的残卷。西本照真《关于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三阶教写本》，第 17 页。
- ⑦ 因为是 18 行、165 字的残卷还不能断定，从“佛下至众生并是善知识”、“善恶两种知识”、“舍恶知识、亲近善友”、“相续不返”、“六法”、“佛性观”、“莫问共住不共住”等表现，笔者推测是三阶教文献。西本照真《关于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三阶教写本》，第 17—18 页。
- ⑧ 10 行、203 字、残卷。这件写本是注释书，注释对象的文献名在《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 15 中被认为是《世间出世间两阶人发菩提心法》(大正 55. 474a)、《开元释教录》卷 18 中《世间出世间两阶人发菩提心法》1 卷备注有《明诸大乘修多罗内世间出世间两阶人发菩提心同异法》(大正 55. 678b)。还有，这件文献还被刻在陕西省淳化县的金川湾三阶教刻经石窟中。根据 Дх. 10425 明确了同一文献被三阶教徒重视，加以注释的情况。参照西本照真《关于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三阶教写本》，第 18—19 页；西本照真《西安近郊的三阶教史迹——百塔寺与金川湾唐刻石窟石经》，《印度学佛教学研究》48 卷 1 号，1999 年；西本照真《金川湾三阶教刻经的历史空间》，相川铁崖古稀纪念《书学论文集》，东京：木耳社，2007 年；张总《陕西淳化金川湾三阶教刻经石窟》，《文物》总第 564 期。

龙 021·1·16·1: 《人集录于十二部经修多罗内验出对根起行法》1 卷 (尾题) ①

(2)、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本

天津艺 312 《人集录依诸大乘经中略发愿法》②

(3)、台湾藏本

台湾 99 《佛性观》(拟题) ③

(4)、京都富冈家藏本

富冈家藏本 (矢吹第 20 残卷: 《华严章》)(拟题) ④

(5)、《李氏鉴敦煌写本目录》No. 537

藏处不明,《人集录明诸经中对根浅深发菩提心法》1 卷

6、日本藏三阶教写本

日本藏本国本《三阶佛法》的古写本有下面 4 种:

(1)、法隆寺本 《三阶佛法》卷 1、卷 2⑤

(2)、圣语藏本 《三阶佛法》卷 2、卷 3 (首缺)、卷 4

(3)、兴圣寺本 《三阶佛法》卷 1 (首缺)、卷 2 (首缺)、卷 3 (首缺)、卷 4、卷 5

(4)、七寺本 《三阶佛法》卷 1、卷 2、卷 3 (首一部缺)、卷 4、卷 5 (首缺) ⑥

① 这件龙谷大学藏本是大谷探险队收集的敦煌本,与 S. 832、S. 2446、S. 5841、Дх. 1813 是同一文献。西本照真《三阶教的研究》,第 172 页。

② 92 行,首残尾全,残卷。与写在北 8422、北 8706 的《人集录依诸大乘经中略发愿法》是同一件文献,残存部分是第 5 愿到最后。尾题是《依诸大乘经略发愿法》1 卷。西本照真《三阶教写本研究现状——以新资料的介绍为主》。

③ 西本照真《三阶教的研究》,第 219 页。

④ 现在,写本所藏不明。矢吹所持写本副本在关东大地震中佚失,根据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之《关于第二十残卷》,第 676—683 页。勉强可以知道它的概要。就像矢吹拟题做《华严章》一样,从三阶教的立场明确了把《华严经》(60 卷本)的文义分为 12 段。

⑤ 法隆寺本以下 3 种本土藏本《三阶佛法》写本的翻刻、校订是大屋德城《三阶佛法》上、下册,京都:便利堂印刷所,1925 年;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别篇,第 255—415 页。

⑥ 这是根据以牧田谛亮、落合俊典两位为主的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会在进行七寺一切经的调查中发现的写本。这件七寺写本被推定为属于兴圣寺本的系统,以前写本缺失的卷 3 开头部分以大体完整的形式保存下来(七寺本约 72 行)。根据这件七寺本发现,日本流传的《三阶佛法》补充了诸本的缺失部分,大致恢复了原文。西本照真《关于〈三阶佛法〉诸本的形成与传播》,牧田谛亮监、落合俊典编著《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第五卷《中国日本撰述经典》,东京:大东出版社,2000 年。中对以下 2 点做了结论。第一,敦煌本属于《开元录》中被看做《三阶佛法》4 卷的 4 卷本《三阶佛法》的系统,其注释书的部分保存有 P. 2412R1 (《三阶佛法密记》卷上)。第二,日本传来的古写本相当于《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的《三阶集录》2 卷,或《开元录》的《根机普药法》2 卷等,传入日本时就像《明三阶佛法》2 卷(天平 19 年)一样是 2 卷本。之后,逐渐分卷,分为法隆寺本、圣语藏本等 4 卷本的系统 and 七寺本、兴圣寺本等 5 卷本的系统。

二、三阶教写本研究的意义

上文列出的 55 件文献，即是迄今已知的全部三阶教写本。由于同一文献有数件写本，因此现存的三阶教文献实有 30 余种。虽然多数写本是残卷不能简单的比较，但与《开元录》、《贞元录》记录的 35 种、44 卷三阶教文献相比，为数可观。从敦煌为主的古写本复原了部分由于多次禁止而佚失的三阶教文献，令人兴奋。其中，有些三阶教文献因题名不明，有很多未能确定对应经录中的哪一部。另外，多数文献未确定著者、成书年代。三阶教写本的基础研究在以前的研究中成就可观，但单件写本、详细的文献研究等还任重道远。

笔者认为积极推进三阶教写本的研究，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上有二方面意义：第一、能够更加全面地阐明三阶教的思想、活动本身等。文献虽残缺不全，但从这些文献中了解三阶教的思想与活动方面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第二、三阶教写本的研究有助于阐明同时代佛教思想整体的潮流、佛教界的全貌。本稿在近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与三阶教禅观思想相关的写本、与三阶教教团戒律相关的写本这 2 方面试作考察。^①

(1)、三阶教的禅观思想

在 70 年前矢吹庆辉研究的阶段中，没有引起关注的一点是，三阶教的中心思想普敬与认恶等实际是位于观法的体系中。即普敬与认恶等不只是思想方面，对于三阶教徒来说应该是每日实践的禅观内容。从敦煌写本中新找到的几件关于三阶教观法的文献中表明了这一内容。具体说是《三阶观法略释》（P. 2268）、《第三阶佛法广释》（S. 5668、S. 6344、北 8725R）、《佛性观修善法》（北 8386、北新 1002）、《佛性观》（S. 1004、台湾 99）、《恶观》（Дх. 92、北新 773V）等文献。与三阶教观法相关文献的存在，就是当时佛教界总体倾向的反映，即隋代到唐初佛教徒们是在观法这一普遍的实践结构中进行修行。总的来说，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各派强调各自的独立性而又具有观法体系，是当时的时代特征。而三阶教也在同时期确立了自己的观法体系。

在系统论述三阶教观法文献《三阶观法略释》中，依次说明多种观法，度生观（缺）、人法二空观、别见观、总见观、七子句观、佛性作不作观、四喻喻佛性真伪同异观、三真观、真空妙有、常无常观、不一不异亦一亦异、四种相对空有义、三无性、三身、敬简、摄入一乘观、普亲观、佛性供养观、认恶观、一体三宝观、合观、四阶恶

^① 本节内容是在以前汉语发表西本照真《〈佛性观修善法〉的基础性研究》，木村清孝博士还历纪念论集《东亚佛教的形成与发展》，东京：春秋社，2002 年；西本照真《关于三阶教研究的方法论》，《世界宗教研究》2001 增刊（总第 87），2002 年；西本照真《论三阶教与禅宗在思想的接近——以“自己”认识与“他者”认识为中心》，《中国禅学》第 2 卷，河北：河北禅学研究所，2003 年的内容加上之后的研究成果整理而成的。

观、五科恶观等。^① 这些观法大致分为三种，从盲观到四种度生观是应佛观，观的是常果的果德满足佛；从人法二空观到一体三宝观是佛性观，观的是常因的佛性佛；合观是普凡普佛观（菩萨行观），观的是作为因果中间十阶行的行佛，《一佛性观》概括了这三种观法。这三种佛性的结构，在经论方面，真谛译《摄大乘论释》、《佛性论》等作了解释，中国的佛教徒也在慧远的《大乘义章》卷1《佛性义》、智俨的《孔目章》卷2《三种佛性章》等接受了这三种佛性，可以看做是当时的基本佛性论之一。虽采用普通的说理，但尤其是上面例举观法中“敬简”这一观法是以“于前境上以体收相敬，一向见他八种佛法善，于自身上以相收体简，唯见十二种颠倒恶”说明普敬与认恶，其中也给普敬“此八种佛法是观行正宗”在三阶教中独立的地位。并且，通过这八种佛法观，能“敬故得入一乘”，解释了摄入一乘观。像这样通过佛性观进入一乘的思想，在“禅师《集录》云，作如来藏佛八种佛法观者，既得无始以来一切恶顿断，永与生死别，即得入菩萨位，从一佛国之佛国，乃至成佛”（S. 1004《佛性观》）、“如来藏观者于内有三。一者明所观境界，二者明能观之心，三者明顿入一乘顿出生死”（北8386《佛性观修善法》）等其他的三阶教文献中也可以发现。^② 由如来藏佛八种佛法观顿入一乘菩萨位的思想展现了三阶教独特的思想，同时，不能漏掉在它的背景中孕育三阶教的地论宗教学的影响。最近，以石井公成氏、青木隆氏为代表的地论宗研究取得长足的进展，地论宗对三阶教思想的影响有必要根据这些研究进一步深入探讨，例如S. 3441把一阐提置于通宗大乘的初位，“谈及存在不信仰通宗的一阐提，同时论述了从通教向通宗的转入”^③ 观点等，立刻让笔者想到与三阶教一阐提地位的关联，及其依据上记的如来藏佛性观顿入一乘思想的关联等，新罗的见登著《成佛妙义》中阐述“通宗大乘明如来藏真心道理为极，故此中皆摄《楞伽》仁王《华严》”（大正藏第45册第785页）的地论宗思想让笔者也联想到向三阶教展开。^④ 希望在继承地论宗如来藏、佛性思想的同时，关于展现三阶教思想独立局面的具体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更有进展，这样就为掌握从南北朝时代后半期在共同舞台上隋唐代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帮助。

与禅观思想的关联中应注意的一点是，关于三阶教与禅宗思想方面的接近。木村清孝氏注意到北新1254、1255的《息诤论》，认为有可能是禅宗文献与三阶教文献。^⑤ 这个文献在写本的开头例举出“达摩禅师作”，同时，正文中宣扬“立身之本，仅以普敬与认恶为根源”作为三阶教的中心实践，还不能断然判定是禅文献、还是三阶教文献。木村（2001）是“从所谓东山法门向北宗禅演变的过程中，或是接受了它的演变在多

① 参照西本照真《关于三阶教的观法》。

② 关于《佛性观修善法》，参照西本照真《〈佛性观修善法〉的基础性研究》。

③ 石井公成《华严思想的研究》，东京：春秋社，1996年，第506页。

④ 青木隆《关于天台行位说形成的考察——与地论宗说的比较》，三崎良周编《日本、中国的佛教思想与发展》，东京：山喜房佛书林，1992年，第49页。

⑤ 木村清孝《〈息诤论〉考》，《东亚佛教思想的基础构造》，东京：春秋社，2001年。

少后世成立”的文献，或者是“信行没后，也不能否定是陆续被禁压的三阶教徒，假借信奉禅宗，假托达摩编写同书的可能性”的文献，“不管怎样，《息诤论》一定是在禅和三阶教互动中产生的”成为结论。除《息诤论》外，比较三阶教与禅宗的诸文献，在围绕自己认识和他者认识的问题、一体三宝论等方面也经常能看到近似的思想。^① 究竟是三阶教接受禅宗的影响？还是禅宗接受了三阶教的影响？或者以地论宗、华严宗等其他宗派为桥梁实现两者思想近似的结果？关于应该怎样处理三阶教与禅宗思想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是今后应该研究的课题。

（2）三阶教教团戒律《制法》的发现

近年，另一个三阶教写本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发现了被称作《制法》的教团戒律。^② 目前已确认了3件《制法》的残卷写本（S. 1315、P. 2949R1 和 S. 7450）。矢吹氏特别指出 S. 1315 是 22 行左右的残卷，但他未判定出这件残卷是三阶教的教团戒律。另一件 P. 2849 是 447 行的卷子本，以《制法》（276 行）、《乞食法》（63 行）、《受八戒法》（106 行）的顺序书写，除《制法》的开始第 2 行到第 6 行下部约三分之一处残破外，其余保存较好。还有，S. 7450B. 2 是方广钊先生特别指出的三阶教写本，相当于“坐禅、第六”处的一部（120 余字）。这件三阶教教团戒律《制法》的发现很重要，意义不仅是三阶教一件写本的发现。学者们普遍指出，三阶教团成立时与当时中国戒律为主题的情况相关的是，各个宗派作为教团加强独立性，逐渐摆脱从印度传来的以戒律为中心的生活，制定了自己的教团戒律，向以这种戒律为基础的生活转变，并最终向禅宗的清规发展。然而，从南北朝末期到隋代的教团戒律，过去人们知道的只有天台教团的《立法制》。因此，通过新判定的三阶教团戒律，当时的教团生活，逐渐向独立的戒律为基础的生活发展这一状况，从天台以外的资料也得到了证实。

这个戒律，由序和 20 条条文构成，各种规定涉及到坐禅、六时礼拜、乞食、点检等修行生活，很详细。分别观察三阶教的特征，其中说明坐禅与观佛方法的“坐禅、第六”包含令人感兴趣的内容。首先，开头部分例举“恶世界佛灭度后，一切恶出家人，唯以坐禅为本”把坐禅的修行方法定位于根本，坐禅被立于三阶教修行的基本。另外，在阐述具体观佛的方法处，“佛灭度后凡夫，恶时恶世界恶众生，根机不同，或上或次或最下。根既差别，观行亦异”，提示了通过根机分别对应的观行方法。即，规定上根者闭目用心修到无相三昧观，观佛真身；次根者，闭目用心由浅至深观想佛像；最下下根者走路或是站立的状态，睁眼观眼前的佛像。像这样依根机的差别观行的规定，是其他坐禅仪轨中没有的内容，这是值得关注的三阶教独特的坐禅、观佛法。

因此，试比较三阶的《制法》与天台的《立法制》，三阶以禅为本，把六时礼佛置

① 参照西本照真《论三阶教与禅宗在思想的接近——以“自己”认识与“他者”认识为中心》，《中国禅学》第 2 卷。

② 参照西本照真《三阶教的研究》第 5 章《三阶教的教团纪律》。

于《佛法大纲》(礼佛法第十),同样,天台也规定“依堂之僧,本以四时坐禅六时礼佛,此为恒务。禅礼十时一不可缺”,两教团修行生活的基本结构是由坐禅和礼佛组成。在共同的结构中,实践独自の观行和礼佛等。还有,两教团都制定了罚则规定,这一点也是共通的。但天台的罚规 3 拜—30 拜,而三阶教中所有场合一律判处 100 拜,这一点上三阶教制定的规定更严格。至于这个罚规,见于 6 世纪中叶梁简文帝的《八关斋制序》,时代向后推的话,宋代的清规中也可找出罚规,虽从南北朝后半期至隋代产生的三阶与天台都采用相同的罚规,但罚规的轻重有很大差别。关于教团的律规也明确了在各宗派的独立性中贯穿着同时代的普遍性,这一点已经在观法中指出。

与日常宗教实践相关联的,留下另一个应阐明的课题是与礼拜、忏悔文相关的研究。《七阶佛名经》、《人集录依诸大乘经中略发愿法》等文献例举了三阶教的礼佛、忏悔文,根据广川尧敏研究,敦煌写本中发现 127 处与三阶教相关的礼佛、忏悔文,具有丰富的价值。他还尝试做了系统的整理,而关于这些文献的形成与发展有待进一步更详细的研究。同样,前掲宫井里佳对净土教的礼佛、忏悔文与三阶教的比较研究在今后还留有很大余地。另外,用于三阶教的礼佛、忏悔文的五十三佛、三十五佛等特殊佛名,在灵裕开凿的安阳宝山的大住圣窟、房山云居寺的石窟、八会寺石窟等也被发现,但关于它今后的影响关系也有不少应阐明的地方。通过这些研究,就能更加全面明确南北朝末期到隋唐初期北地佛教信仰的原貌。

结 语

以敦煌写本为主的三阶教写本研究,在阐明三阶教思想与活动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思想性的文献反映了浓厚的实践立场,而坐禅、礼佛、乞食等的各种教团活动也贯穿着三阶教的基本思想。三阶教独特的思想与活动是在南北朝时代的佛教发展、同时代普遍的思想与活动的背景下酝酿产生的新思想,我们不能把三阶教文献研究封闭在狭小的范围中,而要放到中国佛教研究以及中国思想体系的背景中考察。

(原载土肥义和编《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の新研究》,东京:东洋文库,2009 年,第 391—403 页。)